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八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俺答列傳下

把漢那吉。故鉄背台吉遺孤也。長而儇利有口。俺答心愛之。尤爲一克哈屯所憐。於是妻答壻反。慎女號比吉。已六載矣。已把漢復取兔擗金女。會俺答外孫女美而艷。許襖兒都司。答好弗能予。強納之。襖兒怒。攻答。答慙。奪把漢所聘女。與之甘心焉。把漢初妻比吉不相中。今復弗如所願。快快不得意。謀降漢。乃告

奶公阿力哥曰。我大父妻外孫女。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吾今往歸之。若爲我謝俺答。吾行矣。阿力哥懼。誅不敢請俺答。遂趣之行。於是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疋。頃賴敗胡堡。求入塞。後俺答聞。亟使克竅騎產馬追亡。弗可得。而是時制置使王崇古以秋至備山陵。獨臺御史方逢時居雲中。偸兵使劉應箕居陽和。逢時明而習於計。以爲亟當許。我可得因而爲計畫。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念謂請比故事。此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囚。益令俺答怨忿。從此侵擾邊不止矣。旦日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雲中。逢時坐開府。侍衛者露刃見之。遣出豐館。餽輿馬甚都。與制置使王崇古議。卽請於相國張居正。且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請方漢匈奴質子事。有如此。故部來降。請方漢置屬國。居烏桓事。而卽以把漢部之異時。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而吾以一屠耆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返。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仇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居亡何。御史饒仁侃武尚賢姚繼可各後先列狀上。下大司馬議。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

戶。各賜衣五稱。其十月。俺答乍失那吉。心私念之。哭泣。目盡腫。一克哈屯。又朝夕請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所遺孤幸長。柰何以淫逆殺之。俺答愧。廼遣黃台吉九合元。慎擺腰入弘賜堡。直薄城索那吉。不可得。召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不則必脅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率必悉出戰吾因據其城而索之亦一快也俺答深然之居四五日率衆萬餘入雲中直走上谷計欲捕一偏將軍而與漢請易時冬寒草枯馬饑俺答衆憚寇指全等怨詈甚於是制置使移上谷帥趙苛引兵帶刀嶺逢虜戰敗其前鋒而斬其驍虜之首陸虜憚之遂轉兵從故道至鎮羌堡而出自是稍稍有內屬意矣因爲營營平虜外邊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火玄如墨佯以振耀我邊吏然後請把漢邊吏曰寇深矣其若之何逢時曰彼幸索我急此天所以讚我也乃遣使金國賫傳貼往

殺之已遣侯金往。又殺之已遣鮑崇德往。崇德故役胡中。與虜狎。遂讓俺答。而欲得把漢急。胡亂乎。俺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不勝舐犢愛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賚。方輸錯出。誰利是。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緡。俺答曰。唯使者命。曰。而不欲得把漢則已。必欲得把漢。非以趙全李自馨等生獻。見莫可者。先是使者言把漢已部。送長安。俺答故惶懼。計畫無所復之。今聞崇德言。歡甚。卽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祁那吉還。崇古要以執諸諸逃人爲主。畫爲羽翼爪牙者以來。庶得

遣大略如所畫策。是時相國俺答子卒愛頗怨答溺少妻幼子。欲謀答。漢可因以爲間。崇古復遣崇德往。俺答曰。吾欲以牲贖那吉。崇德因言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王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

牛羊馬。吾來欲爲若謀得孫耳。若不可不遣趙全等。亟詣幕府請那吉。不然旦夕斷那吉首矣。於是俺答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降旗奔天朝。請封

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道我興兵。南北疲於戰鬪。今父子妻孥且不保。皆諸酋罪也。吾柰何愛諸酋頭。而不以易一孫乎。若爲我請太師。幸憐我比番。費無金。

衣無帛。既款之後。請得歲給我金繒。及釜爨以爲生。我當以舊釜還漢。且微獨是我胡中人至亡賴。誠非假漢爵。必不奉約束。以太帥之重。請皇帝陛下有如授我王封。剖符通使。得樂太平。聖制足矣。願太師勿過疑。於是別崇德。因使其部夷火力赤。上書請約麾騎避一舍。約已定。屬黃台吉以萬騎偪雲中。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腋進。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使者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泣曰。此阿第故物。太師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敢不受。承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逢時勞以糲醪。

黃酋喜。出張家口。我上谷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酋曰。戰則敗約。我無辭於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頃之。崇德復馳虜營。俺答微難我。欲先出把漢。我竟欲俺答先獻所虜獲。其十一月初五。獻被虜男婦八十餘人。夷性最躁急。又寒餒。不俸得把漢。遂寇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苑宗儒以嫡子苑國圉及其弟宗偉宗伊。質虜營。易全等。俺答喜曰。太師誠語我。我背之不祥。其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捕故陽和人趙全趙龍。山陰人李自馨。渾源人王廷輔。靜樂人呂西川。後衛試百戶張彥文。陽和軍馬老營。劉四

兒皆面縛械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元故黃岡人也。而板升所爲不可捕者。僅馮世周等七十餘人。先是呂老祖與其黨李自馨。劉四等。歸俺答。而趙全又率渫惡民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互相延引。黨衆至數千。虜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後。亡命者窟板升。開雲田。豐州地萬頃。連村數百。驅華人耕田輸粟。反資虜用。所居爲城郭宮室。極壯麗。全多畧善謀。自馨諳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膂力。能陷堅。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牛畜。益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先擊牛酒。全衆計定。廼行。以全衆熟知險隘。阨塞。又華人得先驅謀視。故邊將不能防。然全謀百無一利者。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伐也。謀未定。會我兵

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者以萬數。其好大言。鮮成事。類如此。五奴柱。恰台吉故俺答紀綱僕。自全信任。反居下。而年益奴。虜畜之。以故伍奴柱樂爲我耳目。捕全遂得分其有。悔捕全晚。其二十日。出把漢那吉於庭。宴以酒食。詔賜綵幣四純。布一百疋。遣康綸送之歸。把漢與其妻哭泣而去。逢時因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旣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南鄉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親丁亞都善入謝。疏言。帝赦我逋遷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楮式及長書表文。

者因言阿僊答。所以欲亟請王封。誠欲耀土蠻得相
與爲敵殺也。始把漢出塞時。叅將牛相子伯傑。尾把
漢後。馳虜營部酋。恰台吉。因言吾亦欲生獻馮豪傑。
張豪傑。楊天下。劉五等。若易我金繒可乎。歸而與相
謀。卽偕蒼頭軍。敖八敖臘台。出苧絲五采。挑線草獸
衣一稱。青綠緞襖二稱。段二純。鍍銀鞵帶一根。送奉
恰台吉。乃言僊答方得把漢。誦經謝天地。以打牲爲
禁。因與伯傑馬鞵帶小刀解錐亦如之。遲我月餘。來
索人。自是之後。相數使使者。結恰台吉爲兄弟歡。恰
台吉。竟欲得千金。相弗能辨。事覺。相等皆請論如法。

而是時上谷有老把都之首。河套有吉囊之首。山後有兀慎擺腰之首。永邵卜之首。哆囉土蠻之首。非俺答昆弟。則其叔侄。數爲諸邊患。崇古必欲俺答大會老把都吉。能同表請。然後可。俺答獨苦力不能制土蠻。土蠻故主也。賴老把都與土蠻善。倘風告土蠻。見東虜皆已內屬。我得毋離其黨。而遂自孤乎。先是謀者言老把都俺答行至小白海。強黃台吉寇漁陽。黃台吉竟欲寇西番。而趙全又以秋田霜死。媚俺答。首婦轉爪。備言雲中兵出擣。趨俺答還歸。爭久成隙。以故邊吏欲以此窺諸酋。頃之。俺答果遣使十八人申

前約以爲諸酋悉聽命於太師無異同業已指天
王佛祖以爲誓誓畢復遣打兒漢土骨赤還報自今
虜毋抄漢歲貢馬四百匹世世不替漢亦毋燒荒毋
搗巢毋趕馬備兵使劉應箕見爲疏語多錯亂且辭
多倨侮迺大會督臣譚而竄走之乃代爲上奏事下
大司馬議大司馬言虜方求款而要我以不燒荒不
搗巢我卽以爲可從有如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亦
將聽之乎果若虜言是以酋脂毒我也不如却之毋
引慝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於天。

王竟以聞。詔下三鎮會議。先是將軍。令有能捕斬。

俺答。黃台吉。狼台吉者。爵伯。予五千金。小酋如擺腰。

兀慎。爵指揮。趙全。周元。爵都指揮。予千金。其十二月。

邊吏以便輿。膠致全等至長安。大司寇按反狀悉具。

上御午門。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僂之東市。支解。

以徇。於是王崇古。晉大司馬。廕一子千戶。方逢時。少。

司馬。廕一子百戶。皆執金吾。章服。鐶楮。皆有差。磔趙。

金等於市。復下令。令扳升諸亡命。欲歸漢者聽。始全。

等對簿時。崇古欲得諸虜名數急。乃以八人分屬。分。